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一

竹樓記　宋王禹偁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

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

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于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歲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虚闢之地以舒所懐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欝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㽖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搆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

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横於内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溺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

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閲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讙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隂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鳯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攷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鳯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盖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爭而起所
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
嚮之憑恃險阻剗削磨滅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
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畆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
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

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叢翠亭記　歐陽修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

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闢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髙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之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髙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若廵檢署之足洛北者為尤髙廵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于

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聯亘甲相附髙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好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賔客以酒食登而樂之其古所謂居髙明而遠眺望者歟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荆州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于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兹山慨然語其屬以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
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
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
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
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
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
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
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

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

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熈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

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

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

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它郡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獘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

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

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令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牖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

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

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

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予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輙睥睨終日一旦

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僊也葢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
而姑寓焉此予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
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
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
闢其四楹加明牕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

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
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宫掖之
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孫上獨不許曰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
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
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
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

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憏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于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逕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者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塗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

粤王山三山者鼎跱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宫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閲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宫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逺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逺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

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葢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守公諱名師孟云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

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蘙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薉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闢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物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

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靜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

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名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醒心亭記　曾鞏

滁水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賔客者遊

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

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賓容而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淨名齋記 米芾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為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

重樓參差巧若圖刓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滲之贔屭蔚起筆山之隙岧嶢雙聳五州之外嶒崚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山異氣龍蟠於天辰曦垂虹時媚於左長康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

落萬嶺雪饒春羣於西郛而秋留於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彰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遠窮荒逈遥發周羽皇之嘆者有之矣百川滙流而赴北既濬既淵亦沃亦蕩也西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搓葭葦榔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

仙下疾飈擧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劾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呑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兜羅密而靈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惚怳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者以道相契會内閣蔣公穎公以詩寄云京城汩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迓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鏁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名公以其末句命名予居亦冀公之與予同此樂也

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寛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覿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

閒日晟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

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葢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槓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旌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懐髙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泝渠起䰟迄楚長隄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

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强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懐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摇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儵然不能去蓋

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渡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傅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

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媢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湧翠亭記　白玉蟾

騷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窮江西風月窩嘉定戊寅躋山白玉蟾擕劍過玉隆訪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烟一龍披月憩武城之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吁顧天而長嘯環武城皆山也蒼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呌樹古澗生風峭壁數層斷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罩烟之龍者抑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沙魚浮碧波鷗卧素月琉璃萬頃舳艫千艘窈然

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縠者修江也觀其風物披其景象如章貢之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亭者溪翠亭也飛翬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綠牕漏蟾朱簷啄雨華椽躍鳳鱗瓦鋪鴛四揭無塵一間如畫玉攔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適其酒量任其詩懐者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挹桃腮黄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繅絲龍孫脫殼鳩婦喚晴雨釀黄梅日蒸綠李宜其

夏也槐陰未斷信雁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蓐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東杲萬山青紅夕烏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栢子燒殘閒中日長静裏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驚霞有時而琴胃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棊剥琢玉聲縱横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雁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清幽收拾酒生涯擁歸詩世

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聲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禽簧一聲前後應和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於是而曰湧翠蘆灣不盡是渚無窮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掐入酒裏詠入新詩名公鉅儒鱗蹈疊副騷板如擲峻韻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禁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水表裏氷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綠蕪漲岸菰蒲蕭瑟舟揖往來樂自無窮也作亭者誰

李亞夫也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新與余抱琴而憩其上風吹鶴袂人訶水仙槃薄數篇醂醨百盞月影在池馬僕候門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觴詠乎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酩酊明日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攫劍復起舞于亭之上神霄散吏書

江漢堂記　元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

漢氏則曰吾王覇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甲雖皆晝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數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

而謀武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强武而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區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隣國臣亦許莫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籬南紀之本皇上踐祚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

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晝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
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祐於死及薨有令贈諡
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卿又何如
也左丞令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遂應之

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揢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予以格其精神䰟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去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曽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

裔者戓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闠闠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黃廷璧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二

石經堂記 明朱右

石經堂者河南褚與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古尤精篆隸法有時名築堂占吳山之勝蓄圖書載籍及古法書名刻度而藏之題其顏曰石經表所尚也夫聖人

之道具在於經彝倫之懿昭如日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已周轍既東遭秦虐燄漢興博士經生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喪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銳志復古乃與其徒陽賜韓說買颾正定舛譌手書刻石天下後世抑何幸與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歆嚮北齊徙于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十亡八九距今又七百餘年矣世之好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三二卷況皆脫散弗全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蓬萊閣舊有石經遺字

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正予他所見筆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所書而邕綜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為確論梁武評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唐張懐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隷既工宜尊石經以表名堂之義顧不韙歟嗟夫實以名著名由實生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不

既安矣乎遂為之記

翠影堂記　徐禎卿

延陵吳嗣業有素質能謝綺紈裘馬之友泊然喜與文士相往來闢別室於堂之右廣不過二尋長倍之中置修牀短几可以聚龢笑談其外有長廊碧欄可以散步凭眺欄外有方庭植栟梧二三本修竹百竿雜以芭蕉蔥蒨相映清風洒然沐我襟髮窗影交翠浮搖座中可以佐哦咏之寂思供閒居之幽玩矣嗣業嘗與客徘徊

月下賞愛久之因名曰影翠嗣業工篆既自扁之又命昌國作影翠之記諸君當不惜次第咏歌之

徐子室記　汪道昆

室高廣方丈深加半焉負牆設一木榻以居坐具卧具咸在榻之左掛佩劍一蓋大將軍所鑄余為之銘又左一几縱置之几上石琴在北石磬在南端主人不能琴特不去耳榻右設一几如左其北為度者三一貯佛子書一貯經史一貯詞賦其南當參之一置博山爐舍几

而南不盡一武設小几二廣尺有咫髙視廣有加一置筆牀一置茶竈中布席衡一几户牖間去閾尺五几之右置一篋貯圖書其左設蒲團西鄉燕居則當戸抱几日繙書或蒙莊家言非有故不輟業坐乆則蒼頭供茶具薦沈水香息則擊磬什數聲倚木箕踞濯劍首甚則齁齁睡矣意不自得則趺坐蒲團學無生忍居數月率以為常主人故倦游既歸而倦愈甚乃今跬步不出將以一室老焉其曰徐于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

世美堂後記　歸有光

予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為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廠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鬻于人予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

在不可使人頻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惻然亦自
愛其居閑靚可以避俗囂也廼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
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
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之請寢丘韓獻子
遷新田之語以為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嘗省
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
收每稻熟先以為吾父母酒醴廼敢嘗酒穫二麥以為
舅姑羞醬乃亨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

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

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愀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為世美堂後記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

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兖沂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遥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横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

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為具飾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飾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擕筴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

毋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振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酬字堂記 徐渭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為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名掌記廩銀之兩百有二十為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不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

為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槖中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一以魚以荷木之類菓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半舫齋記　邢侗

余家東土率皆平原廣衍無衣帶濠濮之觀而自余宦遊吳楚數數涉江湖樓船彩鷁響金奏而擿迴颿庶幾

乎平生大觀矣越自得謝家食為園東城之隅大只為梨丘亭古臺髙揭鉅麗甲一方而亦有茅茨短築委檻曲廊依稀吳越間菴裘中敞一齋仰施藻井俯則裁丈杏為枰左嵌綺疏者六才與棐几齋綠沈為飾宛若艦窗右則徒壁立東西通焉對啟雙扉直北為中扃南向穴壁甕如也主人有味乎歐陽晝舫之旨而額之以舫之半曰半舫齋云縱僅為尺者八横殺八之一可吟可揮可酒可碁可與羲皇遊可與頭陀居傍睨遠想居然

三老長季之在御而烏軋欸乃之聲互相喧答也已乃推窗延眺萬柳迴環若度秦郵之浦隋氏之隄俄而皓魄初升烟雲合市隱隱百雉三數樓櫓爭出較奇則又若放溜懸水棲帆彭城黃樓亘其前而坡翁月中遊也若夫隔林洞簫深巷寒犬家童晩炊隣媼相杵又何減水雞吠豹遠天長笛前村漁火野泊夜舂者哉余風濤中人也比雖漸違舟楫曷敢一日而易波臣兒曹第誦斯言尚亦無忘陸海吾鄉信美其永永勿見嘲于河伯也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吴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為崇山峻嶺綿為蔓壑枝峯散為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絶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獨山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冷惠山鼎足矣申

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觧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
上斟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
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於
劍池之南鶴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
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久屋
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冋鄉司
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
疏穹壁髙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蝌

岣隙縫間禪龕懸崖經聲曳於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
於水中周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
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
不絶歌舞太平日不絶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為泉
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同鄉司理始捜剔
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
猶於亭之上下乎人静山清花疎月淡公左挽顔魯公
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於鐵

花巖畔生公說法何屑講經遠道士放鶴陸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同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即文定當為解頤請筆而記之

歇菴記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為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失節復槁遂為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菴奉親之

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騖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慳迂愚即有志甚强而才與力交繁之每自維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為嗟悼慭蹇跼頋息弱翰念棲栖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為勞矣葢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哲無饑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止非惑也與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

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志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蹷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為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階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若凡客之至斯亭者覩

夫枝葉之翁鬱乳雀之哺予野蛾之變化胥蝶之移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訾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傴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㞋齒之

跡猶在門限卷砞未燥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未如何若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玉版居記　黄汝亨

鍾陵民儉境以內山川城郭半蕭瑟絕少勝地可眺覽獨城南山寺名福勝者去城里許徑窅而僻都無市喧惟是苔衣樹色相映寺殿亦淨廠可坐前令於此集父老或諸生五六輩說約講藝而寺以後方丈地有脩竹

數百竿古樹十數株為松為櫪為樟為樸為蠟為柞為楓及芭蕉細草間之四面牆不盈尺野林山翠怱蒨蒼靄可鬱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清風白月秋聲夜色揺揺墮竹樹下間以吏事稀少獨與往還覺山陰道不遠亦自忘其吏之為俗借境汰情似於其中不無小勝因出餘鍰命工築小屋一座圍檽牕四周牕以外長廊尺許帶以朱闌干雜草砌石可步可倚最後隙地亦佳覆樹似屋據而坐亦近乎巢樹鑿坏之民而總之以竹居

勝即榜竹為徑題之以小淇園顏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諸生未始不可與集高容韻士與之俱更益清逺閒覔閒犾往亦復自勝不佞令此地無善狀庶幾此袈裟地片居為政林下者云爾已矣昔蘇子瞻邀劉𦩀之叅玉版和尚至則燒笋而食𦩀之覺笋味勝欣然有悟蓋取諸此也寺僧一二每見多酒態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嗟乎情境曠如雅俗都捐亦烏知世無子瞻玉版其人也列一石刻玉版居約戒殺戒演戲戒多滋味戒

毀牆壁籬落砍伐摧敗諸竹木願後來者共呵護之有越三章者不難現宰官身而說法工竣為壬寅秋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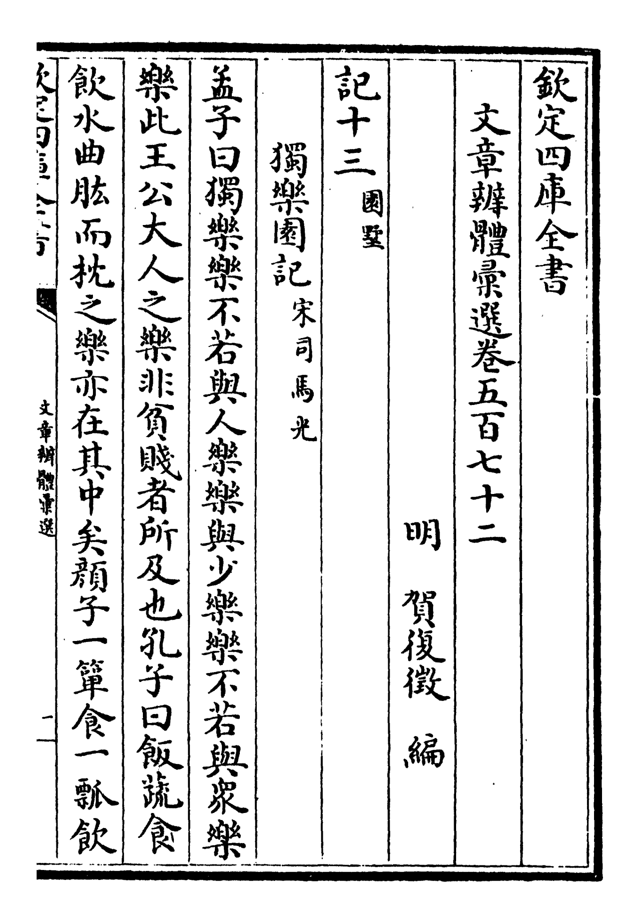
楮亭記 袁中道

金粟園後有蓮池二十餘畝臨水有園楮樹叢生焉予欲寘一亭納涼或勸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種松栢予曰松栢成陰最遲予安能待或曰種桃李予曰桃李成陰亦須四五年道人之跡如遊雲安可桎之一處予期目前可作庇陰者耳楮雖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

狂醒三日不已者蓋亦界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以為材則不中梁棟枅櫨之用以為不材則皮可為紙子可為藥可以染繪可以頮面其用亦甚夥昔予瞻作宥老楮詩蓋亦有取於此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則水風冷冷襲人而楮葉皆如掌大其陰甚濃遮樾一臺植竹為亭蓋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驕陽隱蔽層林啼鳥咈葉中沈鬱有若深山數日以來此樹遂如飲食衣服不可暫廢深有當于予心自念設有他樹

猶當改而植此而況已森然如是豈惟宥之哉且將九錫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七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三 園墅

獨樂園記 宋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顔子一簞食一瓢飲

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

島島上植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

廬命之曰釣魚庵沿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

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為清

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沿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

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

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

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爰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

攔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

而已不求多也攔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髙縱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

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定州衆春園記　韓琦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咲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

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脩職農之服田工之治罷商之通貨早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寳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𩔇蕃育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

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寖廢焉予之來懼蹈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鈌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游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

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范純仁

蒲舜都也秦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真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第幾子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郡三領部使四典巨鎮高識懿行為時名臣六十丐閑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郭之東北

披岡帶河擇爽塏之地遠城市之喧築室以居焉因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啟重門內曰含幽閉關却掃非幽人佳客屐迹罕至南北分為二園其西種杏種柏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姸華芬卉交植於庭踈竹蕭蕭壽石雪項開軒對之各以為名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堂以藏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寄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華

列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峯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為臺登覽曠迥清霄月明千里如畫名曰日月臺莊西北隅據垣乘髙下列蔬圃時使老圃村童引水溉畦名曰瞻蔬臺積土踰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隂如幄如葢名曰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圻垂架飄香深若洞戸名曰醾塢修篁擁徑翠影蒙密新篛解籜嘉色如染名曰猗塢衆木交隂晝不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隂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沈浮瓜李揮弄氷雪或烹

茶荈蔬飲毀飴醴外設客舍庖廩庇庫殆將百楹其絺綌製作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蠅蚋之苦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瓬梨床褐裘葛衣俾君子有以取法小人無所可欲蓋盡得夫郊居之道或霽色澄明開軒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留賓壺觴共醉或焚香啟閣圖書自娛逍遥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壽之長也此其游適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矣今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退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

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鍾清閒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今老矣固將倣公而退也以人事之難必姑識公之善處以自勉示公名俅字肅之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予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揺而下上其寛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

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龍鼉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髙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

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且山川土地既無髙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

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
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
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
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
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嬉其家見李氏方治
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
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
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

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盖明道二年十月十

二日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髙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

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吴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皐蘭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

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反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禄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蓺圃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葢其先君子之

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鷄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揚州新園亭記

王安石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

令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髙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肄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

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于兵材資于官之饒地瞰于公宫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宜有若宋公者乎宜有若刁君者乎金石可斁此無廢已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補之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陵其東南邑故縉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地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

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勸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豊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茍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髙介有父風亦早弃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

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横野其陽金
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逆
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
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寧每醉而
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
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逆子孝綽孝基孝孫亦
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閩先
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

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鷩起馬前館無遺址
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㲉攏閒風雨摧剥蒼皮白
枝龍虎躩拏而上數千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
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
數百皃雁飛集鳴嗄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
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
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
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

之大方則啾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踈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礱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為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羸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

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為予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予豈但數過予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潁川晁補之記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冬發吳郡帥廣西行十日至湖州將游北山石林入山松桂深幽絶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乃傾頹惟正堂無恙堂正面下山之高

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畧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偉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歸守先壟經始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為名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劖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礨砢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

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守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殁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霅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為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闖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之沈氏此山石色微黄而更竒古一丘悉空中洞穴千數皆傍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

瀉三磴中窈如深谷前小池石如牛馬飐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礔積嵌巖巧恠萬狀鈌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嘗川特無好事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山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游即石林是以小玲瓏脫出而加勝云

沱西别業記　明何景明

沱出于江予嘗浮江下峽所來勢漂疾淪漄瀾湧漩洑莫得旁倀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乃有

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復帶城抱郭起伏皆與重岡曲壠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乃知其地多秀産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場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衍可搆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官將惟是以終而予昔嘗得其概為我記一言予業已奇公曰是予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

予游予益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
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
官至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
予見今之士者多以官為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
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里
店東牆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嶺後為黃湖前有
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為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烟
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

狀而公誠有戍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名客相與投壺彈棊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晝于心而奚俟乎予言也既紀其勝復為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滸有田膴膴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綍用綏我年

弇山園記　王世貞

自大橋稍南皆闤闠可半里而殺其西忽得徑曰鐵猫弄頗猥鄙循而西三百步許弄窮稍折而南復西不及弄之半為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畝左右舊圃夾之池渺渺受煙月令人有苕霅間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園也亦名弇州園前横清溪甚狹而夾岸皆植垂柳蔭枝樛互如一本溪南張氏腴田數畝至麥寒禾熯之日黃雲鋪野時時作餅餌香令人有炊宜城飯想園之西為宗氏墓古松柏十餘株其又西則漢壽亭侯廟碧

瓦雕甍嶒崒雲表此皆輔吾園之勝者也園之中為山者三為嶺者一為佛閣者二為樓者五為堂者三為書室者四為軒者一為亭者十為修廊者一為橋之石者二木者六為石梁者五為洞者為灘若瀨者各四為流杯者二諸巖磴澗壑不可以指計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以勾股計此吾園之有也園畝七十而贏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概也宜花花高下點綴如錯繡游者過焉芬色殢眼鼻而不忍

去宜月可汎可陟月所被石若益而古水若益而秀恍然若憩廣寒清虛府宜雪登高而望萬堞千甍與園之峰樹高下凹凸皆瑤玉目境為醒宜雨濛濛霏霏濃澹深淺各極其致縠波自文儵魚飛躍宜風碧篁白楊琮琤成韻使人忘倦宜暑灌木崇軒不見畏日輕涼四襲逗弗肯去此吾園之勝也吾自納郎節即栖託於此晨起承初陽聽醒鳥晚宿美夕照聽倦鳥或躡短屐或呼小舠相知過從不迓不送清酒時進釣溪胅以佐之黃

粱欲熟摘野鮮以導之平頭小奴拕簟後隨我醉欲眠
客可且去此吾居園之樂也守相達官千旄過從勢不
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為殺性畏烹宰盤
筵餖飣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也園所以名弇山又
曰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
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及考山海西經有云弇州之
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有軒
轅之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不覺爽然而神飛

仙仙傞傞旋起旋止曰吾何敢望是始以名吾園名吾所譔集以寄其思而已乃不意從上直游屏家室栖於一茅宇之下偶展穆天子傳得其事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則是弇山者帝嫗之樂邦而羣真之琬琰也景純先生乃僅以為弇兹入日地夫奄兹在鳥鼠西南三百六十里其中多砥礪固可刻而去隴首不遠二傳皆先生筆遂忘之耶則不佞所名園

與名所撰集者雖瞿然愧亦竊幸其於古文闇合矣自
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游以日數他友生以旬
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為客乃猶
竊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係耶夫志大
乘者不貪帝釋宮苑藉令從穆满後以登弇山之巔吾
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向者有
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併所謂苦與樂而盡付
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

幻語志吾幻而已

小崑山讀書處記　王世貞

崑山為吳屬邑中有山巋然以是得號故老云此馬鞍山也去華亭之西南十八里乃真為崑山今以崑山之為邑故辱之曰小崑山是故婁侯陸遜之孫機雲所讀書處也然其大實不能當馬鞍之半而又以地偏而水迂不為使輈游槳之所便習今年丙戌春友生徐孟儒陳仲醇游焉其阯蝕民居逶迤而上至半嶺而有佳木

美箭之屬其勝始露更上數十武爲石塔而郡之所誇九峰三泖者悉歸焉二子樂之挾塔僧而下與偕東過一庄墅楚楚僧曰是鄉老陳姓之室也業且售之無爲主者問其直止是三十金二子適有其甲饋欲返其槖而不可曰士衡不云乎彷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即此地也夫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請售其地而祠之置丙舍以歲時賡詩書其中太原王辰玉聞而欣然爲助其不給乃稍稍更飭之其居前俯清溪左右壘黄石爲短

垣其陽獨闢樹槿藩之曰槿垣中有堂三楹頗整靚斑
竹千竿擁之蒼翠襲几席曰湘玉堂側室蕉數本蔽之
以長夏英碧可念曰蕉室中奉二陸主又曰二陸香火
處有石刻曇陽子古篆心經梓龐居士集度焉祠之後
左偏石巖高可數十丈空濶瑰奇石楠十餘樹覆之石
皆作紫紺色曰赭石壑竹後小池蜿蜒至屋角而盡蘋
藻空明儵魚出沒曰蝌斗灣出種藩門則所謂清流者
其淺可以菱菱熟則紅如夕霞曰紅菱渡渡之東板橋

横馮左右多垂楊曰楊柳橋稍折而東堰水一區方廣三畒馴鶴浴之没不能踁曰洗鶴溪斑竹之餘勢上延山椒芟其繁者得地而亭曰花麓亭湘玉堂之陽與祠之左為廣場且六畒二子念欲雜蒔諸花卉實之而索裝朏矣乃自草疏請諸戚執曰為此塗澤此石者花為我蕆帶此水者花為我挽客跓者花為我娱二陸先生之靈者花即捐花而惠之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稱意而已俟花成當目之曰乞花場場之右方有井洌而甘亦

前目之曰浣花井而翳山人為記夫以二子之所偶遊而得真崑山以崑山而得二陸之遺縱於千載之後起衰魄腐骨而聲施之久絕之血胔一噓而煢然復覩香火茲非文士厚幸哉雖然以二陸才不能保首陽之操而失身於讐國又不能沈幾辨勢而失身於伉王晉陽之甲士衡戎首卒不勝而以讒死士龍狡狡差稱循吏然以大節竟胡當也二子勉乎哉即藝文一技耳能使千載之後若新而況不但為藝文者又當何如也於是

呼筆紀之而致花十種於場

結廬孤山記　馮夢禎

居士得地于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太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卧于中羣山西來分而為二層疊環繞又如千百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峯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乃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為堂左右二室卧榻

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啟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待其生孫又蒔桐二于竹西槁其一甃其中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于屋角高樹睽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從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念肘縱半之庖湢附焉前亦為廣庭蒔梅三其一幾槁而甦蓋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于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起以湖淤令歲生孫特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

大可合抱扶枝修幹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際池池不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顔之曰慧業庵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為曲室可通可蔽前甃

石為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歲嘉平某日時積雪初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雨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卧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鳩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逈議毀徙之快雪堂西損為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啟北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為几案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蜻舫往來青駮油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朔起閣山巔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

未追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水到渠成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真實居士記於自卧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東遊記　袁中道

望川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中始至園園内彌望皆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為樓閣過小鑑湖岸上望水色瀠瀠數折入栢巷抵霞標閣閣外皆植桃故以霞

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堤多植梧桐芙容開窻則遊魚
漾泳復循故路至小鑑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榭遠望朱
欄若魚網曲折水上過橋登鑑閣罡風襲衣閣下小飲
置酒樓船夜泛遂宿焉晨起天氣澄清棹小舟從霞標
閣右軒登舟沿堤碧梧翠柳紫薇花處處爛然半里許
過第五橋涉桃花渡又里許至簹川莊門迎流水中有
衩室畫閣可居眷屬循莊右腋行曲溪復回棹穿小橋
入湖中望鑑閣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遡曲溪至霞

標閣後登岸是日始憶今歲有計偕之役孝廉船已有北上者念吳越山水非草草可了宜割愛以俟後來暑氣未滅姑靜坐篔川數日以俟中秋後取道入郡志既定乃發皃舟還楚蓋漕河不宜此舟也囑舟人又還楚僕從曰此去都門得失未可必然閒則可必也謹視吾舟桃花水生吾攜吾閒歸矣篔川主人為賀中秘虛谷并令子孝廉函伯

荷葉山房銷夏記 袁中道

予久不上丘墓甲辰五月從三穴挂帆抵柞林息于杜園竹中明日過荷葉山房少時兄弟聽雨處也諸叔皆來聚飲醉則步稻畦間聽流泉汩汩甚快未幾中郎攜衲子寒灰雪照冷雲至皆東南名僧偶集於香光社者中郎同諸衲聚於荷葉山房予宿於喬木堂早起共聚山房前大槐樹下飯後過梅花奥度騎羊渦入萬松林登臺望湖水晶晶樹影甚濃風蕭蕭至諸叔攜茶來共讌笑即于松陰下午餐飽後穿萬松中至珊瑚林僧能

煮新茶以供日已西各歸浴晡時坐庄前稻場上可五畝農人淨治如虎丘千人石而瑩潔過之共對薰風坐諸衲頗有問難中郎大為激揚至夜分薄有寒意乃入三月内率以為常有人名亦量往予歸庄多醉時從夢中聽笑言不知作何語也叔蘭澤有十畝池白蓮盛開荷葉皆數丈餘予帥諸弟各架一浮橋於萬花中可容十餘人日取碧筒飲酒佐以蓮房荷柄皆出人頭上如蓋入夜香愈熾殆非人境一日偶行萬松林中見日斜

松陰盡覆水上予曰是可泛也遂買一舟寘其中冷雲常為撈人乘月來遊甚至月落始歸至若孟溪車臺杜園冢子山皆與諸酒人出沒之處詩則間作多次中郎韻閑則諸衲伸紙予縱筆作大字此外非遊則嗒坐三月内更未常面一俗客作應酬事也八月中郎偕諸衲走德山而予攜一酒人走黄山始別去然此會實生平銷夏第一樂也嗟乎予兄真今之子瞻予媿予由然其不欲相捨同也當子瞻一入仕途追思鄉土念在瑞草

橋邊喫瓜子爆豆何可得也今中郎廹于嚴命且有四方之志而予明年亦上公車世途羈人如此銷夏之樂不知更可得否中郎曰有田不歸如江水彼政坐無田耳吾輩有此數畝歸計亦易他年決可不作兩處予遂退而援筆記之使見之則憶此樂毋如蘇家兄弟陽羡許下事也